



李姐原是响当当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正式会计。退休后闲居在家,每日里和丈夫大眼瞪小眼,不仅无聊,还要吵架,便出来找个事做。也是机缘凑巧,今夏来到我家,接替了伴我多年的小高,照顾我的生活。在我这个小小天地里,除我外,她的年纪最长,仍被尊称为李姐。

李姐办事认真,为人随和,有幽默感。因我怕忘事,要求做备忘录,她不怕麻烦,事无巨细都记下来,倒叫我惶惶然,有被做起居注之感。又要求不必记,她立刻照办,也不嫌烦我主意多变。她做起事来有些特点,一曰半,一曰慢,何谓半?可以举例说明:我因左臂臂从神经受到损害,失去活动能力,许多事要人帮助,李姐会在袖子穿到一半的时候,突然跑去找日历,要看看最近是哪个节气。正在摆药时,忽然起身去关窗。正准备念文章,又起身去穿衣服。这种情形,莫名其妙地使我想到中学时看到的一次演出,在联大附中时,常有文艺表演活动,我不记得看的是什么剧。

却几十年来一直记得一个场景,两个滑稽人物在扫地,你往我脚上扫,我往你脚上扫,把好不容易扫到一起的垃圾又扫开来。饰演这两个仆人的是张奚若先生的女儿张文英和袁复礼先生的女儿袁疆。她们是最要好的朋友,比我高两班。当时有一位赵老师说话有一口头语,什么话都要加两个无意义的音(leshi),可用汉字“勒是”表示。比如说八点钟上课,她就要说:“八点钟上课勒是”,后天交作业,她就要说:“后天交作业勒是”。一时间,许多同学都学着说这两个音,在说话间加这两个音“勒是,勒

是。”不绝于耳。张、袁二位最热心模仿赵老师,使用“勒是”很顺溜。我和她们不同班,但见了总要说说话。一次,和张文英随便说着什么,她几乎每句话都加上“勒是”,我说:“你们使用‘勒是’的水平很高啊。”她说:“你说对了勒是,我比袁疆用得勒是。”她还说:“那她们最大的兴趣是睡觉,说袁疆这一点比她突出。”那拍的中学生如今都已白发苍苍,再也“勒是”不起来了。我们那一段颇具憨态的少年生活只能向梦里寻找。

话说远了,再说李姐。李姐的另一特点是慢,别人两分钟做的事她至少要4分钟,好在我这里没有什么大事,她到后面房间取东西,去了回来,我说:“我还当你去了长春呢。”

她说:“没有,只上了趟天津。”

这样几个月过去了,她的“半”已经改进了。我帮她小结工作,指出她慢的特点。不料,她自有妙论,说:“你知道刘易斯吗?”我说:“当然知道。”

她说:“刘易斯虽然跑得快,但平时做任何事情都比别人慢,连训练时都慢,只在比赛时快。”

我说:“原来你是小刘易斯啊。”

她说:“怎么是小刘易斯,我的年纪比他大。”

我说:“那么你是大刘易斯。”

于是,我们大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几乎岔了气。

李姐与人讨论蒸馒头,各自讲述了若干蒸馒头法则之后,李姐说:“不过,我蒸的馒头都是趴着的,站不起来。”

我说:“站不起来没关系,只要跑得快!”

“馒头咋跑哩!”李姐说,“馒头咋跑哩?”

于是我们又大笑,笑得个不亦乐乎。笑够了各归各位安静干活。

李姐趣事

宗璞

午夜阳光之美

余之

丹路兄从阿拉斯加归来,制作了一部长达近二十分钟的风光片:《午夜阳光之地——阿拉斯加》,景美片美,美得简直让人窒息。

一连看了好几遍,也不觉厌倦,难怪近日在网上热播,纯属自然。

阿拉斯加,天之一角,号称“最后的边疆”,每年从五月十日太阳升起,有三月从此不落;又从每年十一月十八日日落,又有二个月不再升起,我们生活的

星球上一块美妙而神奇的土地啊!冰川、雪山、碧水、花树、雪豹、海鲑……我很快先后给他发了两条评语:“这是我们的星球美的极致,如果我们人类也如阿拉斯加那纯净与天然,该有多好!”“阿拉斯加,天份之美;纯净天然,犹如吾孙;两者合一,妙不可言;悠悠哉乐哉,极乐世界!”丹路兄大喜,要将这两句评语上网。

我很欣赏丹路兄的生活态度:与世无争,为人低调;乐于助人,与人为善。他最大的乐趣是背着一只照相机满世界地跑。每年和太太乐嫫及一批兴趣相投的朋友们出国几次,全世界地观光拍照,至今已跑遍了全球七八十个国家,这一次跑到了地球的“边疆”去了。他每去一个地方就制成一本精美的贺年卡,遍送朋友。在我的记忆中,他办过两个摄影展:欧洲

的与非洲的,也不事宣传,只请了一些亲朋好友往观赏。他搞摄影从没想过要得什么“奖”,成什么“名”,只是一心一意留住“美”:人间之美,地球之美。前些日,我两岁半的小孙子,头戴小红帽,拿着一只小山芋,脚步蹒跚地走到与他差不多年龄的乞儿面前,把山芋递给他,乞儿接过山芋向他挥挥手。丹路兄惊叹:这是路边的好镜头,生活中的美镜头!

一个不为名、不为利的人,名和利恰恰要找到他。一年前,丹路兄在一家面馆吃面,一位“星探”却意外地看中了他,很快他做了多家银行、多家产品的形象代言人,他的巨幅照片上了电视,挂在机场、地铁站。他还客串电视剧。有一次,潘虹从外景地拍片回沪给我打电话,欣喜地告诉我:她一下飞机就看到陈丹路的巨幅照片。朋友们都为丹路兄的“晚年之红”、“老出茅庐”而高兴。在我看来,丹路兄的形象有气质,也是一种美,但他的心地更美,他常出手资助一些贫困大学生、山区失学的孩童而从不张扬。他的这种心善之美,与阿拉斯加的午夜阳光之美同调。

大自然有美丑之界;人间也有美丑之分。前不久读史中兴先生的新著长篇《才子》,主人公卜晓得

就是人间丑类的典型。他把人民赋予他的地位、知识,变成了向人民索取个人利益的资本,这样的“才子”“大师”不可取,真可谓“才子不佳”。佳人不才,尚可原谅;才子不佳,不可原谅。若才子下笔有神,佳人台上有戏,而生活中均缺德呢,那这样的才子与佳人,老百姓自然要唾弃而斥之!

就是人间丑类的典型。他把人民赋予他的地位、知识,变成了向人民索取个人利益的资本,这样的“才子”“大师”不可取,真可谓“才子不佳”。佳人不才,尚可原谅;才子不佳,不可原谅。若才子下笔有神,佳人台上有戏,而生活中均缺德呢,那这样的才子与佳人,老百姓自然要唾弃而斥之!

就是人间丑类的典型。他把人民赋予他的地位、知识,变成了向人民索取个人利益的资本,这样的“才子”“大师”不可取,真可谓“才子不佳”。佳人不才,尚可原谅;才子不佳,不可原谅。若才子下笔有神,佳人台上有戏,而生活中均缺德呢,那这样的才子与佳人,老百姓自然要唾弃而斥之!

遐迩集

齐铁偕

【游东湖见李叔同纪念馆】

朔风千里折葭葭,九派茫茫降落沙。问水缘何通底碧?满湖清气出莲花(1)。注(1):李叔同纪念馆状如一朵白莲花,寓法师德高洁之意。

【金东门八角亭茶叙】

八角亭亭耸翠幢,四边环坐语双双。一杯在手忘忧乐,茶到浓时月到窗。【与同学欢歌一堂】偷得浮生半日闲,凭歌一曲且开颜。坐中忽唱《长亭外》,四下谁人泪欲潸。

【拜瞻弘一法师立像】

一袈裟染大千,目光如炬照浮烟。众生难度因何渡?明月天心自在圆。

【咏韩文公祠】

三弄三扬匹马还,潮乡几似作乡关。侍郎才气光千丈,大笔如椽笔架山(1)。注(1):韩文公(韩愈)祠,坐落广东潮州笔架山下。

【失眠】

新书一卷膝边横,不火不灯暮暗生。夜静砰然松子落,起身坐黑看天明。

就是人间丑类的典型。他把人民赋予他的地位、知识,变成了向人民索取个人利益的资本,这样的“才子”“大师”不可取,真可谓“才子不佳”。佳人不才,尚可原谅;才子不佳,不可原谅。若才子下笔有神,佳人台上有戏,而生活中均缺德呢,那这样的才子与佳人,老百姓自然要唾弃而斥之!

西班牙的隆达,是一个适合隐逸的地方。这里没有太多名胜和游人,却能给人带来一种穿越时空的静谧感。2009年12月,我造访此处。逗留时间不长,只够登上海拔1800米的山崖俯瞰旧城,竟意外地邂逅了当地的初雪。

午后两点,雪花无际无涯地落下。转瞬之间,素光替了天光,四周一片皑皑。我正为这场邂逅惊喜,突然发现,被冰雪覆盖的树木几乎还都绿着。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可仔细观察,这些植物并非耐寒之属,着实奇怪。导游感叹说:“12月的隆达早该下雪了,但今年气温一直很高。树叶还来不及掉,就要忍受雪水冰冻了。”

原来这座文人眼中“人迹罕至”的小城,还是吸引了异常气候的光临。人类活动对地球的影响,恐怕已遍及每一个角落了。不过正因为这场不合时宜的雪,让我看到了旁人别日见不到的景致——树木原本葱茏的绿色被白雪压抑,与远处的崖壁融为一体,再远处,旧城的民居在雪幕后俨如海市蜃楼。奇特的色彩层次催发了我创作的欲望,只委屈了那些被迫“忘了时间”的叶子。



像泥土一样生长之十二·在隆达山崖上
(油画)60×45cm

早餐阅报时段,妻惊叹,莎士比亚书店主人乔治去世了。

到巴黎旅行时,只顾攀埃菲尔铁塔,逛卢浮宫,才知道书店方是值得朝圣的地方,书店盛名是由第一代女店主奠基的。

莎士比亚书店

天涯客

她把书店办成沙龙,收容潦倒作家,海明威曾靠她的咖啡茶点疗饥,尤利西斯全赖她才能出版成为传世巨著,一颗艺术的心,一腔包容的胸怀。

这位女士打造了艺术家的摇篮,在书本与人类心灵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不朽的传奇,值得文字工作者景仰与怀念!



我和《故事会》有32年的友情,那是从1979年和《故事会》的主编,二十几岁的何承伟相识开始的。当时,50岁的我从农村返回大学复课还不到一学期,我的恩师钟敬文教授调我进京协助他组织教育部编写高校教材《民间文学概论》项目,当时正在举办改革开放后首届全国民间文学讲习班。何承伟正是这个班代表上海《故事会》来的学员。

就在那次讲习班上,何承伟邀请了我我和我的师妹、北京大学屈育德参加1979年9月20日在上海召开的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故事工作者座谈会,并再三要求我们作专题学术讲演。我们应邀参加了。

在这个会上,到会的40多位从事故事研究、创作、编辑出版的同仁们齐聚一堂,借着改革开放最早的春风,面对“左”的残余干扰,空前一致地解放思想,真正做到了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全面深入探讨了故事艺术的本质、故事传统的根基;激情满怀地畅谈了当代故事

读屠岸先生的诗是很早的事,知道他是翻译家也是很早的事,至少是在我成了诗歌少年的时代。我也许是在当日的《诗创造》上,也许是在后来的《中国新诗》上知道屠岸这个名字的。那是上个世纪40年代的下半叶,47、48至49年开国之前的一段时间。那时我无缘拜识先生,只能是在书中“远望”和“仰望”着他。80年代以后,诗界和学术界活动增多,这才有机会接近先生,这时则是“近望”(当然也仍然是“仰望”)了。

屠岸先生待人的诚恳、认真、周密、细致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对晚辈尤其平易,总是爱护有加。雍容儒雅是先生的“形”,谦和中正则是先生的“神”,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让人打内心敬畏的智慧长者。

我们对先生的敬重首先是因为他的人格精神,再就是由于他的博学多才。诗是他的专长,他的新诗最为人称道。先生于西学积蕴深厚,诗歌创作中对十四行体致力尤多。新诗而外,先生的旧诗功力遒劲,有《萱荫阁诗抄》传世。在新诗人中,他是为数极少的既写新诗又写旧诗的诗人之一,至于先生(用常州话的)旧诗吟诵,已是业内一道漂亮的风景。屠岸先生还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对莎士比亚和济慈的翻译,成就尤为卓著。此外,他还是戏剧评论家和编辑家,他的才华是多方面的。

先生祖籍江苏。江南人性情温和,先生更是忠厚长者。他文质彬彬,举止儒雅,即使是那些行止不羁的卤莽者,在他面前也会变得慢声细语,断然不敢造次的。先生待人谦和,对后学晚辈更是厚爱奖掖有加,我本人就时时得到先生默默的支持和帮助,而对他始终心怀感激。大家对屠岸先生的敬爱发自内心,总觉得他周围弥漫着让人心醉的浓浓的书卷气。一般的人总被他的学者风范所折服,往往难以觉察他的坚定和凝重,特别是刚正严厉的、毫不含糊的一面。

我常拿他和我同样敬重的牛汉先生相比,他们是互相敬重的亲密的朋友,但他们又是性格迥异的人。牛汉先生耿直、率性、正气凛然,有北方人的豪放甚至“粗砺”的一面。但是相识久了,就会发现牛汉先生的刚中有柔,他的温情和柔软的一面是深藏不露的。同样,屠岸先生则是柔中有刚,而他的刚,也是被他外显的柔所遮蔽了——他信守的人生准则是坚定的和“不可侵犯”的。这一点,建议大家阅读他的《生正逢时》的“尾声”,在那里,他对著名人物批评的锐利和严厉,可谓是与我们的日常印象中的先生判若两人。

屠岸先生系名门之后,不仅家学深厚,而且家风纯正。先生铭记祖母的一句家训:“胆欲大而心欲细,智欲圆而行欲方。”这充满哲理的警句,铸就了先生丰富充实的人生。我们由此知道,先生身上展现的精神气质,不仅代表智慧,而且代表尊严。

我和屠岸先生的交往,始于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经过了“文革”动乱以及各种政治运动的余震,面对着一场空前荒漠的文艺,彼此了解加深。不仅是文艺理想的接近,而且更是心灵的接近,大家不约而同地走到了一起。那时我们经常有关的会议上见面,彼此声气相投,度过许多美丽的时光。除了这里说到的牛汉先生和屠岸先生,还有郑敏先生、邹荻帆先生和张志民先生,他们都是我的老师,又都是我的朋友。



夜光杯

他周围浓浓的 书卷气

谢冕



念一下:“老师,您讲得很对,我赞成;但是我提醒您,讲话还是小心为好!”我谢谢这位好心同志!不要紧,假如因为我讲了这些话明天就被抓了起来,好啊!当天就会传出来一则新故事,某某老师在文艺会堂讲话被抓的故事流传开去。这恰恰就是故事产生流变的文化规律。”会场上响起了笑声和掌声。

这次座谈会使我终生难忘,因为它召开在1979年这个“改革开放的春天”。就在座谈会闭幕以后两个月,第四次文代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讲话,不仅为“文革”受害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平反昭雪,还鼓舞大家解放思想,摆脱极左思潮的影响,为新时期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多作贡献。因此,《故事会》主办的这次座谈会当然是有历史意义的。它必将永远铭刻在我国故事文化史的丰碑上。

明请读一篇《<故事会>的故事书》。

十日谈